



SIDDHARTHA

# 悉达多

— 首 印 度 的 诗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\_ 著

姜乙 \_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著

姜乙 译

# 悉达多

SIDDHARTHA

EINE INDISCHE DICHTUNG

一首印度的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悉达多 / (德) 赫尔曼·黑塞著 ; 姜乙译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201-11269-5

I. ①悉… II. ①赫… ②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9810号

悉达多

XI DA DUO

---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 
出 版 人 黄 沛  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 
邮 政 编 码 300051  
邮 购 电 话 022-23332469  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  
电 子 信 箱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产品经理 殷梦奇  
责任编辑 张 璐  
特约编辑 韩贵骐  
封面设计 沈璜斌

制版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 
印 张 4.5  
字 数 130千字  
版次印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32.00元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献给我敬爱的朋友罗曼·罗兰

# Inhalt

## 第一部

001 婆罗门之子 \_ 012 沙门

024 乔达摩 \_ 035 觉醒

## 第二部

042 迦摩罗 \_ 059 尘世间 \_ 070 轮回

079 在河边 \_ 091 船夫 \_ 104 儿子

114 唵 \_ 121 乔文达

133 译后记

## 婆罗门之子

悉达多，俊美的婆罗门<sup>1</sup>之子，年轻的鹰隼，在屋舍阴凉处，在河岸船旁的阳光中，在婆罗双林和无花果树的浓荫下，与他的好友，同为婆罗门之子的乔文达一道长大。他浅亮的臂膀，在河边沐浴时，在神圣的洗礼和祭祀中，被阳光晒黑。芒果林的树影，在孩童嬉戏间，在母亲的歌声里，在智慧父亲的教诲中，在至高无上的牲礼上，潜入他的黑眸。悉达多早已加入智者的交谈。他和乔文达一道修习辩论，修习参禅的艺术及冥想的功夫。他已学会无声地念诵“唵”<sup>2</sup>

---

1 Brahmanen, 婆罗门, 印度社会阶级制度中的阶级之一。为最高种姓, 祭祀贵族, 掌管宗教。是古印度知识核心人群。(本书注释均为译注)

2 Om, 古印度人在颂咏吠陀, 即知识和启示时, 开头和结尾的感叹词, 并在奥义书中被神圣化。

这一辞中之辞，无声地、聚精会神地在呼吸间吐纳这辞。这时，清明的心灵之光闪耀在他的前额。他已学会体认内在不朽的阿特曼<sup>1</sup>，同宇宙合一。

欢喜涌上他父亲的心头。这个善悟而渴慕知识的儿子将成长为伟大的贤士和僧侣，成长为婆罗门中的王。

母亲看见儿子落座，起身；看见悉达多，她强壮英俊、四肢修长的儿子，以完美的礼仪向她问安，幸福便在胸中跃动。

年轻的婆罗门女儿们看见悉达多以王者之姿走过城中街巷，额头清朗，背影颇长，心中不免泛起爱情的涟漪。

而最爱他的人是乔文达。他爱悉达多的目光和仁慈的嗓音；他爱他的步态，他行动时的优雅完美。他爱悉达多的一切言行，但更爱他的精神，他崇高激昂的思想、强大的意志和高贵的使命感。乔文达知道：悉达多不会成为卑劣的婆罗门，腐败的祭司，贪婪施咒的商贩，虚荣空洞的辩术士；他也不会成为邪恶奸诈的僧侣，信众中善良愚蠢的羔羊。不，即便是他乔文达也不愿成为那样的人。他不想做千万庸碌的婆罗门中的一员。他要追随他，为人拥戴而神圣的悉达多。他要追随他，当

---

<sup>1</sup> Atman, 自我, 神我。

悉达多成了神，抵达无量光明的世界，他仍要做他的朋友，他的随从，他的仆人，他的侍卫，他的影子。

所有人都热爱悉达多。悉达多令所有人喜悦。所有人都对他兴致勃勃。

可是他，悉达多，却无法让自己喜悦，无法让自己略有兴致。他在无花果园的玫瑰小径上漫步，在幽蓝的树影下静思，在救赎池中每日洁净身体，在芒果林浓荫匝地处献祭。他优雅完美的举止讨人欢心，令人赏心悦目，可他心中却并无喜悦。梦境侵袭他，无尽的思绪从河流中涌出，在繁星中闪耀，自太阳的光辉中洒落；当祭祀的烟火升腾，《梨俱吠陀》<sup>1</sup>的诗句弥漫，当年长的婆罗门和智者的教诲不绝于耳，悉达多的灵魂悸动不安。

悉达多心中的怅然一日胜过一日。他开始感到，父亲的爱，母亲的爱，他的朋友乔文达的爱，都不会一直带给他幸福、安宁和满足。他开始感到，他可敬的父亲和其他智慧的婆罗门已将他们大部分思想传授给他，而他依旧灵魂不安，

---

1 Rig-Veda, 颂神诗集。“梨俱”意为诗节。印度上古时代称为吠陀时代。“吠陀”也意为“知识”“启示”。吠陀本集约产生于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，共分《梨俱吠陀》《娑摩吠陀》《夜柔吠陀》和《阿达婆吠陀》四部。



心灵不宁。他充满渴望的精神容器仍未盛满。洗礼虽善，但那只是水，不能洗涤罪孽，满足焦渴的灵魂，抚慰畏惧的心灵。向诸神献祭和祈祷固然好——但这即是一切吗？献祭能带来幸福吗？诸神又当如何？创世的果真是生主<sup>1</sup>而不是阿特曼？那唯一的、孤独的阿特曼？诸神不是形同你我？他们被创造出来，同样受限于光阴，同样命运无常，终有一死？那么向诸神献祭，是善和对的、明智和高尚的作为吗？除了阿特曼，还有谁值得去献祭，去尊崇？可阿特曼在哪里？去哪里找它，何处是它的居所？它永恒的心房在何处跳动？难道不是在内在的“我”中，在每个人坚不可摧的内心深处跳动吗？然而这“我”，这深处，这最终的阿特曼在哪里？它不是筋骨和肉体，不是思想和知觉，如智者教诲的那样。它在哪里？哪里另有一条迫近“我”，迫近内在，迫近阿特曼的路？一条更值得寻找的路？啊，没人能指明这条路。没人认得它。不论父亲、老师还是智者。即便在颂神祭歌中也无从寻得。哪怕婆罗门及其神圣之书包罗万象：创世、语言的起源、饮食、呼吸、感官秩序，诸神的作为——它确实极为

---

1 Prajapati, 创造主, 造物主。

渊博——但它如果不知晓那最重要的、唯一的東西，了解上述这一切又有何意义？

的确，神圣之书中许多精彩的篇章，特别是《娑摩吠陀》<sup>1</sup>奥义书<sup>2</sup>中的诗句，曾论及这种最深处的终极之物。它写道：“彼之灵魂即整个宇宙”；它还写道，人在酣眠时便进入内心深处，住在阿特曼中。这些富有魔力的诗句，集世代圣贤思想之大成，蕴含惊人的智慧，如蜜蜂采集的蜂蜜般纯粹。不，这些由无数智慧的婆罗门传承者搜集保存下来的知识不容忽视。然而那些不仅领悟，还践行这深奥知识的婆罗门，僧侣、圣贤和忏悔者在哪里？那些熟谙之人，那些不仅在酣眠中，也在清醒时，在实在的现实里，在言语和行动中住在阿特曼中的人在哪里？悉达多认识许多可敬的婆罗门，首先是他的父亲。他纯粹、博学，德高望重。他举止沉静高雅、生活质朴、言语练达，头脑中充满高贵的思想——但如此渊博的父亲，就能拥有内心永恒的幸福和平静吗？他也不同样是位渴望者、探索者？他同样要不断去圣泉边痛饮，去献祭，去阅读，去同其他婆罗门探讨。为何这位无可指摘的

---

1 Samavada, 颂神歌曲集。

2 Upanishad, 古印度哲学典籍。这一名称的原意是“坐在某人身旁”，蕴含“密传”之意。

人要每日洗涤罪孽？每日忙于清洁，每日更新？难道阿特曼没在他心中，成为他的心之源泉吗？人必须找到它。内在“我”之源泉，必须拥有自己的阿特曼！其他一切都只是寻觅、走弯路和误入歧途。

这就是悉达多的想法，也是他的渴望，他的痛苦。

时常，他默诵《歌者奥义书》<sup>1</sup>中的句子：“诚然，梵<sup>2</sup>即真理——顿悟真理之人日日前往天国世界。”<sup>3</sup>时常，他感到天国近在咫尺，又无法完全够及。他终极的焦渴从未平复。在所有教诲过他的圣贤和智者中，也没有一人完全抵达过天国，完全消除过永恒的焦渴。

“乔文达，”悉达多对他的朋友道，“乔文达，亲爱的，跟我一起去榕树下吧！我们该潜心冥想了。”

他们走到榕树下打坐。这边是悉达多，二十步之外是乔文达。悉达多做好念诵“唵”的准备后，便喃喃反复道：

---

1 Chandogya-Upanishad, 奥义书之一种。散文体。产生于约公元前七八世纪至前五六世纪。

2 Brahman, 在奥义书中指称至高存在或至高自我，即宇宙自我。

3 本句参《奥义书》（黄宝生译。商务印书馆，2014年10月第二版。）之《歌者奥义书》（8.3.4-5）：“……这是自我。它不死，无畏，它是梵（Brahman）。这个梵，名为真实。……知道这样，他就能天天前往天国世界。”

唵为弓，灵为箭，  
梵乃箭之靶，  
当不懈地射中它。

惯常打坐时间结束后，乔文达起身。夜幕降临，晚间沐浴的时辰到了。乔文达呼唤悉达多，悉达多并未应答。他仍沉浸在冥想中，眼睛凝视着遥远的目标，舌尖轻抵齿间，似乎静止了呼吸。他坐着，潜神冥思着“唵”字，灵魂之剑直指大梵。

那时，三位沙门<sup>1</sup>经过悉达多所在的城邑。他们是去朝圣的苦行者，不老也不年轻。憔悴、消瘦，几乎全裸的身躯被阳光暴晒得焦黑，尘埃和血迹布满肩头。他们是人类王国的异乡人，骨瘦如柴的胡狼。孤独、绝尘，与世界为敌。一种由无声的激情、不惜一切去献身、无情的肉体灭绝构成的灼热气息回旋在他们周身。

晚上，冥想时间后，悉达多对乔文达道：“明日一早，我的朋友，悉达多将加入沙门的行列。他将成为一名沙门。”

---

1 Samana，原为古印度宗教名词，泛指所有出家、修行、苦行、禁欲，以乞食为生的宗教人士，后为佛教所吸收，成为佛教男性出家众（比丘）的代名词，意义略同于和尚。

乔文达听后脸色顿白。他从朋友不动声色的容颜上读出决绝。他的决心已似开弓之箭。乔文达意识到：时候到了，悉达多要去走自己的路。他的命运即将萌发。不仅是他的，也是他乔文达的命运。此时，他的脸色如同干枯的芭蕉壳，越发苍白。

“哦，悉达多！”他喊道，“你父亲会允许吗？”悉达多望向乔文达，觉醒的眼光迅捷如箭般看穿乔文达的心思、他的恐惧和他的默许。

“哦，乔文达，”他轻声道，“我们不必浪费口舌。明日破晓，我即开始沙门的生活。无需再谈论了。”

悉达多走进屋舍时，父亲正坐在树皮编织的席子上。悉达多站在父亲身后，直至父亲有所察觉。“是你吗？悉达多。”这位婆罗门道，“说吧，你为何事而来。”

“您允许的话，我的父亲。”悉达多道，“我来，是为跟您说，我恳请明天离开您的家，加入苦行者的行列。我渴望成为一名沙门。希望您不会阻挠。”

婆罗门沉默良久。星星攀上窗际时，屋内仍寂静无声。儿子交叉双臂纹丝不动地站着，一言不发。父亲也纹丝不动，一言不发地坐在席子上。唯有星斗在空中挪移。这时，

父亲道：“婆罗门是不该有激烈和恼怒的言辞的。但我心中确有不快。从你口中，我不想再听到这一请求。”

婆罗门说毕，缓慢起身。悉达多依旧交叉双臂，纹丝未动。

“你还在等什么？”父亲问。

“这您知道。”悉达多答。

父亲气愤地走出房间，气愤地走去他的床铺躺下身来。

一小时后，无眠的婆罗门起身。他来回踱步，继而走出房间。透过窗子，他看见双臂交叉，纹丝未动，依旧伫立着的悉达多。他浅色的衣衫发着微光。父亲心生不安，又踱回房间。

又一小时后，无眠的婆罗门再次起身。他来回踱步，继而走出房间。月亮当空高悬。透过窗子，他看见依旧伫立的悉达多，双臂交叉，纹丝未动。月华照亮他裸露的脚踝。父亲心生忧虑，又踱回房间。

一小时后，两小时后，他不断起身。透过窗子，他瞭望月光中，星光中，黑暗中的悉达多。他默默地一次次起身，望向窗外纹丝不动伫立着的儿子。心中充满恼怒和不安，恐惧和痛苦。

破晓前的最后一小时。他走出房间，看见伫立于眼前的

少年高大而陌生。

“悉达多。”他道，“你还在等什么？”

“您知道。”

“你打算一直这样站着等待，直至天明，直至正午，直至夜晚吗？”

“我会站着等待。”

“你会疲惫的，悉达多。”

“我会疲惫。”

“你会睡着的，悉达多。”

“我不会睡着。”

“你会死去的，悉达多。”

“我会死去。”

“你宁愿死去，也不愿服从你的父亲吗？”

“悉达多一向服从他的父亲。”

“那你会放弃你的打算吗？”

“悉达多会做他父亲要求的事情。”

第一缕晨光照进屋舍。婆罗门看见悉达多的双膝轻微颤栗。但他的脸没有颤栗。他的目光专注于远方。父亲意识到，悉达多已不在他身边。他已离开家乡，离开他。

父亲抚摩悉达多的肩膀。

“你即将步入林中成为一名沙门。”他道，“如果在林中，你寻得至高无上的幸福，就回来教我修习。如果你只收获幻灭，那也回来，我们再一道祭奉诸神。现在，去和你的母亲吻别，告诉她你的去向。至于我，清晨沐浴的时辰已到，我要去河边了。”

他把手从儿子肩头抽回，走出门去。悉达多试图移步时身体打了个踉跄。他控制身体，向父亲鞠躬后，走向母亲，去做父亲吩咐的事。

破晓时分，当悉达多拖着僵硬的双腿离开尚在沉睡的城邑，一个蹲伏的身影从房舍间跃出。他也要加入朝圣者的行列——他是乔文达。

“你来了。”悉达多含笑道。

“我来了。”乔文达道。



## 沙门

当晚，他们追上苦行者，向三位枯瘦的沙门请求同行，并承诺顺从。他们被接纳了。

悉达多将长袍送给街上一位贫穷的婆罗门。身上只系一条遮盖布，披一件未缝的土色斗篷。他每日只进食一次，且是生食。他斋戒了十五日。他斋戒了二十八日。他的身躯和面颊日渐消瘦。因消瘦而变大的双眼中闪烁着热烈的幻梦。他枯瘦的手指长出长指甲，下巴生出干枯蓬乱的胡须。他遇见女人时目光冷淡，遇见城中穿着华美之人，嘴角流露出轻蔑。他见到商贩经商，君侯外出狩猎，服丧者哀嚎，娼妓出卖色相，医生救治病人，祭司定夺播种之日，情侣们相互爱抚，母亲们哺乳——这一切都让他不屑。一切都是欺骗，都